

doi: 10.3969/j.issn.1671-9247.2026.01.013

偏离与回归——吴敬梓的人生选择与文化追求

程丹青

(安徽大学 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 出身举业家族的吴敬梓, 在奉儒守业的家风熏染下, 早期时文与诗文并举。然而身世浮沉, 科场失意, 吴敬梓转而希冀以“立言”传世。《儒林外史》的写作不仅“穷极文士情态”, 也隐匿了作者的儒家情怀和赤子之心。晚年吴敬梓以治经立命, 既是对吴氏家族治经传统的继承, 也是他以道自任、对士人身份的坚定选择与回归。从“立功”到“立言”, 吴敬梓完成了从学子、文人到士人的形象转换和人格升华。

关键词: 吴敬梓; 立言; 科举; 治经

中图分类号: I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247(2026)01-0062-04

Deviation and Return: Wu Jingzi's Life Choices and Cultural Pursuits

CHENG Danq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Anhui, China)

Abstract: Born into a family dedicated to imperial examinations, Wu Jingzi was nurtured by the family tradition of upholding Confucianism and adhering to scholarly duties. In his early years, he devoted himself to both examination prose and poetry. Beset by life vicissitudes and repeated failure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he turned to pursuing immortality through literary creation. *The Scholars* not only depicts scholars' diverse demeanors vividly, but also embodies the author's Confucian ideals and sincere aspirations. In his later years, Wu Jingzi took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s his life's calling. This choice carried forward his family's long-standing tradition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and reflected his commitment to Confucian doctrines as well as his firm identification and return to the identity of a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From seeking official achievement to pursuing literary immortality, Wu Jingzi accomplish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 persona and the sublimation of his moral integrity from an examination candidate and a litterateur to a true Confucian intellectual.

Key words: Wu Jingzi; literary immortality; imperial examinations; classics scholarship

《儒林外史》成就了吴敬梓的文学声名, 伴随着伟大的小说家、思想家、“大文豪”等冠誉加身, “诗人”吴敬梓、“词人”吴敬梓也成为学者关注的话题。然而成为小说家、诗人、词人, 都并非吴敬梓“立言”的意愿, 奉儒守业, 以道为任, 在治经中安身立命, 追求士人的理想境界才是吴敬梓“立言”的旨归。

一、家承: 举业导向下的文墨求索

全椒吴氏在明清有过五十年的鼎盛时期, 吴敬梓的曾祖辈五人中有四人中过进士, 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自豪地称: “五十年中, 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 苏家则轼、辙并进, 子弟则人有凤毛, 门巷则家夸马粪。”^[1] 吴氏家族重视八股教育。吴敬梓高祖吴沛著有《题神六秘》《作法六秘》, 对应试文章的写作技巧进行总结概括, 希望吴氏子孙在举业上有所收获, 他的《临去留题》一诗也满含了对子孙考取功名的殷殷寄托。举业世家的发家史, 让吴氏子孙对科举的推崇不仅是出于自身的追求, 更有一层家族观念的影响。

一般来说, 入仕“立功”是传统文人的首选。出身于以科举发家继而衰落、亟待重振的吴氏家族, 吴敬梓更是如此, 他有着浓厚的家族意识和门第观念。《移家赋》《西墅草堂歌》等作品多次提到吴氏远祖的故事, 特别是《移家赋》, 吴敬梓花了大量笔墨反复诉说对高祖的景仰之情和全椒吴氏鼎盛之景, 一句“家声科第从

来美”包含了吴敬梓强烈的家族认可感、自豪感和归属感。他在年少时便胸怀远大, 渴望考取功名, 在“立功”道路上追寻自己的人生价值, “梓少有六甲之诵, 长于四海之心”^[1]。他在诗作《观海》中写道: “浩荡天无极, 潮声动地来。鹏溟流陇域, 蜃市作楼台。齐鲁金泥没, 乾坤玉阙开。少年多意气, 高阁坐衔杯。”^{[1]105} 年轻的吴敬梓渴望考取功名, 继承和发扬家族荣光, 为此他辗转科场, 以求高中。雍正七年, 吴敬梓赴滁州应试, 被试官斥责“文章大好人大怪”^{[1]330}, 由于害怕被黜以致影响功名, 吴敬梓不惜“匍匐乞收”, 忍受“虬阍”之辱。

对科举功名的追求, 不仅体现在吴敬梓存世的试帖诗赋, 还表现在他对教授、学正这些学官的赞誉和敬意上。吴敬梓曾随父吴霖起赴任赣榆教谕, 吴霖起勤政为民, 勤修己身, 对吴敬梓的思想习性产生了重要影响。郑江任安徽督学时, 曾对吴敬梓有知遇之恩。在他任职届满还朝述职之际, 吴敬梓作《送学使郑筠谷夫子还朝三十韵》相送, 诗中盛赞了郑江政绩和礼乐教化之举, 最后称: “惊心易寒暑, 临别重讴思。哲匠饶经济, 名贤好翼为。鸾台九重待, 凤阁百僚随。教泽咸沾被, 酬恩难縈维。抠衣姑孰路, 惆怅送旌麾。”^{[1]277} 表达了对郑江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唐时琳曾任江宁县学训导, 向赵国麟、郑江推荐吴敬梓应博学宏词试。吴敬梓因病却聘后过了两个月曾去拜访唐时琳, 唐时

收稿日期: 2025-12-15

作者简介: 程丹青(1994—), 女, 安徽阜阳人, 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琳在《文木山房集序》中记录了当时的情貌，并对吴敬梓进行慰勉。此外，《儒林外史》中以吴蒙泉为原型的“虞博士”被吴敬梓刻画得尽善尽美，金和称吴敬梓“生平所至敬服者，惟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先生一人，故书中表为上上人物”^{[2]1081}。吴蒙泉曾担任上元县教谕。《儒林外史》写虞博士离开南京出去做官，杜少卿送别时说：“老叔已去，小侄从今无所依归矣”^{[2]897}，言语之间充满了敬重与依恋。

吴敬梓先祖对子孙后代考取功名寄予希望^[3]，重振家声的使命束缚，让奔波科场的吴敬梓疲惫不堪，少时意气与青年奋发在遇合受阻和身世浮沉中日益消磨。当借以通往仕途的“八股时文”难以宽慰吴敬梓时，“诗文”便成为他复杂心路的忠实记录者。他的诗文（包括词作）或写亲情友情、或写游历抒怀，题材多样，但只要涉及个人身世和功名富贵，往往弥漫着深深的挫败感与苦闷。

吴敬梓少负逸才，奇情勃发，好学“诗古文辞杂体”^{[1]613}，专攻“声律之文”^{[1]615}。吴槃作《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云：“何物少年志卓荦，涉猎群经诸史函”^{[1]318}。金两铭的和作又称吴敬梓“大扣小扣发秘奥，勃宰理窟辟丛蚕”^{[1]330}。方嶠也赞其“能以诗赋力追汉唐作者”^{[1]616}。可见在亲友笔下，吴敬梓之才高，“流风余韵，足以掩映一时”^{[1]567}。

即便学优才赡，一腔抱负却无法舒展，人生穷愁，进退两难，面对这样的人生困境，吴敬梓不愿轻言放弃，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彷徨挣扎。《丙辰除夕述怀》《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内家娇·生日作》《乳燕飞·甲寅除夕》等作品满含失意、痛苦与内心矛盾，吴敬梓在入仕和隐逸之间久久徘徊。

乾隆二年（1737年），吴敬梓作《挽王宓草》，盛赞王宓草“高隐五十载”及其画技：“白鬓负人望，今见玉棺成。高隐五十载，画苑推耆英。篋贮宣和谱，图藏佛蒜形。九朽岂赀拟，一笔能写生。毫端臻神妙，墨晕势纵横。装池抽玉璫，观者愕然惊。”^{[1]186-187}次年，吴敬梓又作《郇村同司徒左文赵寿民司徒孔文司徒际周话旧》，写司徒棠等友人的林泉之乐。这两首诗描写的对象有一个特点，按《金陵通传》和友人朱卉《呈王宓草先生》诗所载，王宓草曾被知府陈鹏年、张武闻多次问政。司徒棠等四位友人均为当地文士，特别是司徒棠，有济世之才，常被官吏拜访问政，然而两首诗都未提及几位文士的才干。问政于名士自古便是一种传统，《儒林外史》中也写了吴王问政王冕，天子问政庄绍光。因为士人不可能完全超脱俗世之外，即便是隐士。吴敬梓这里的处理方式不同于《儒林外史》，其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确实不需要写，另一种是以回避的姿态不愿写。结合吴敬梓的生平遭际，这本身就是他的矛盾和纠结体现，毕竟此时他对举业的认知尚未达到撰写《儒林外史》时期的境界。

在举业家族的束缚下，这一时期的吴敬梓对“科举”的认知较为狭隘，主要围绕“科举功名”来书写个人关切。同时，吴敬梓渴望以入仕“立功”求不朽的人生目标发生了三次“偏离”：遇合受阻致使功名上的偏离；移家南京，远离吴氏家族发家之地，这是地域上的偏离，按吴敬梓强烈的家族意识，或可谓心灵的偏离；最后是父亲病故，礼教家族的崩溃，生活中的一

系列打击变故，使吴敬梓变得激愤自恣，纵情声色，形象上已然偏离奉儒守业的“吴氏子孙”。

二、隐匿：“稗说”中的呐喊

立功、立德、立言同为“三不朽”事业，仕途失意后转而选择“立言”，是多数文人的无奈选择。因为相较于立德立功，立言的理想更容易实现。就吴氏家族发家原因的特殊性来说，“文学”在地位上仍次于举业。吴氏家族重视文学，族中子弟的著述活动相继延绵，这也深深影响了吴敬梓，其转求“立言”的选择不知不觉中也有一种必然性。

绝意科举后，吴敬梓选择书写“儒林”这一题材来达到“立言以垂其后”的人生目标。诗词散文受文体体例所限，难以承载《儒林外史》所展现的宏阔思想，只有戏曲和小说最合适。

吴氏祖上蓄有家班，家族戏曲氛围浓厚。金两铭称吴敬梓“生小性情爱吟弄，红牙学歌类薛谭”^{[1]330}，吴敬梓也自言早年“顾曲周公瑾，呼卢刘穆之”。在激愤自恣的日子里，吴敬梓还认识交往了不少歌妓优伶：“香词唱满吴儿口，旗亭法曲传江潭。以兹重困弟不悔，闭门嘤喑长醺酣。国乐争歌康老子，经过北里嘲颠憨。”^{[1]318}后来他还创作了《老伶行·赠七十八叟王宁仲》。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写了不少戏曲演出，并塑造了鲍文卿这一正面戏子形象。与吴敬梓交往的友人中，程廷祚作有《莲花岛》、金兆燕作有《旗亭记》，可见他们对戏曲并不排斥。然而吴敬梓最终未选择以创作“戏曲《儒林外史》”来重现儒林世相。

吴敬梓曾为李本宣作《玉剑缘传奇》序文^{[1]408}：君子当悒郁无聊之会，托之于檀板金樽以消其块磊。而南北曲多言男女之私心，雕镂剗刻，畅所欲言，而后丝奋肉飞，令观者惊心骇目。且或因发于一时，感于一事，非可因玉钗挂冠，罗袖拂衣，遂疑宋玉之好色也。吾友蓬门所编《玉剑缘》，述杜生、李氏一笑之缘，其间多所间阻，复有铁汉之侠，鲍母之挚，云娘之放，尽态极妍。至《私盟》一出，几于郑人之音矣。读其词者沁人心脾，不将疑作者为子衿佻达之风乎？然吾友二十年来勤治诸经，羽翼圣学，穿穴百家，方立言以垂于后，岂区区于此剧哉！子云“悔其少作”，而吾友尚未即悔者，或以偶发于一时，感于一事，劳我精神，不忍散失。若以此想见李子之风流，则不然不然也。全椒吴敬梓敏轩氏书。

从序文可以看出吴敬梓不反对文人治曲，他把文人治曲原因归于“消其块磊”，即戏曲创作主要为书写个人胸臆，并非反映社会现实。在内容上，多写男女情爱，难登大雅之堂。吴敬梓最后还是以“勤治诸经，羽翼圣学，穿穴百家”来为友人辩解，称“若以此想见李子之风流，则不然不然也”。《儒林外史》中作为正面形象的鲍文卿，在面对知县的谢礼时，也是百般志忑，自称“贱人”。“文诗词曲”是古人心中一种等而下之的文体序列，吴敬梓希冀的“立言”事业必然不会选择他自己都看不上的词曲小道。

吴敬梓少时起就“穿穴文史”，涉猎百家。金铨称其：“穿穴文史窥密函，不随群儿作嬉戏，屏居一室如僧庵。从兹便堕绮语障，吐丝自缚真如蚕。”^{[2]324}程晋芳在《哭吴敏轩》中也说：“艳歌蜚蝶情何远，散录云仙事可征。”^{[4]10}并注言“君好为稗说，故及之”，

即吴敬梓在广泛涉猎中应当还看过不少唐代小说,不然程晋芳何以言其“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1]566}? 尽管如此,选择“小说”来立言不朽仍然只是吴敬梓退而求其次的结果。

吴敬梓主张“勤治诸经,羽翼圣学,穿穴百家,方立言以垂于后”,他在《移家赋》中又称:

蛟入仲舒之怀,凤吐子云之口,染翰列元中之名,别馆著紫方之号,金棱玉海,连城足比;秃友退锋,成功可期。千户之侯,百工之技,天不予梓也,而独文梓焉。追为此赋,歌以永言,悲切怨愤,涕唾流沫。左思之赋覆酱瓿,宣其然乎?李贺之诗投溷中,是吾忧也。^{[1]2}

这里先后提及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扬雄著《太玄经》、王应麟著《玉海》,以及左思《三都赋》导致“洛阳纸贵”与李贺诗集被投入溷中的典故,中间则称“独文梓焉”。这里的“文”在体裁上包括了诗赋,内容则涉及儒道,即此时吴敬梓认为的“文”应当包括辞章与学术,没有小说。小说和戏曲都不在他“立言”抱负的优选中,而“儒林”故事又只能在二者中选优,“小说《儒林外史》”便诞生了。

基于十余载的创作周期和穷愁两不堪的生活实际,不能简单地将创作《儒林外史》看作是吴敬梓打发时间、聊以自娱或者谋生的工具。《儒林外史》不仅集中展现了吴敬梓的精神思想和文学才华,也深刻体现了他借此立言垂后、以文传世的强烈目的。

吴敬梓将个人科举的失意和礼教家族崩溃的现实放大到科举制度下整个“儒林”中去,个人际遇有了更大的普适性。他对“三不朽”事业的执着追求、对理想士人的建构、对人格和精神独立的强调、对科举制度的尖锐批判、对功名富贵枷锁的挣脱等等,都隐匿在《儒林外史》中。他没有用说书人的方式直截了当地告诉世人他的不满、控诉与追求,只是客观地描述人物、事件,为读者提供了观察和理解作者内心的途径,让读者听到了他的呐喊,一窥小说创作背后作者伟大的精神、人格与思想。

然而“小说”《儒林外史》和“小说家”吴敬梓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较大的反响。若论诗词,吴敬梓的创作成就是让人敬服的。在亲友的眼中,吴敬梓“生而颖异,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1]565}。他精通《文选》,诗赋援笔立成,构思行文无人能胜,沈大成赞吴敬梓“以诗名东南,东南之人交口推先生”^{[1]619}。王又曾在《书吴徵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提及他曾多次客游秦淮,听闻吴敬梓之名久矣。而到了小说这里却受到了冷遇,原因大概有四:一是传播助力的缺失。该书初以传抄形式流传,必然限制了小说与作者名号的传播范围。至于付梓大量刊行,则又涉及费用来源。二是阅读的艰难。若与当时的戏曲相较,这部著作未必能够贴近普通百姓,“穷极文士情态”又使它未必受当时读书人的欢迎。三是作者游离于主流文坛之外,声名受限累及作品传阅。为吴敬梓集作序的并非当时文坛的代表人物,吴敬梓的交游圈中也未见当时文坛主盟者,选录吴敬梓诗文作品的选本或总集也不多见,作者声名受限自然影响到作品的传阅。四是“小说”本身地位的低下。作为退而求其次的产物,应该没有哪个出身举业世家和文学大族的子弟愿意自称“小说家”,并愿意以此“立言不朽”,后人也难以要求吴敬

梓跳出家族束缚和时代藩篱,刻意标榜这一巨作。

不过吴敬梓隐匿在稗说中的呐喊,程晋芳听到了,他在《怀人诗》中说道:“《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4]8}一个“竟”字包含了无限的惋惜。然而一些论者将重点落在程晋芳轻视“小说”上。程晋芳对待“小说”《儒林外史》的态度已有学者论述,他应当是十分认可吴敬梓这部巨作的价值,并认为可以达到“传”的地步。只是同样局限于时代的藩篱,程晋芳更同情和惋惜的是友人吴敬梓在“立功”上的挫折、“立言”上的妥协。

三、回归:“人生立命处”的选择

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中写道:“先生晚年亦好治经,曰:‘此人生立命处也’。”^{[1]566}晚年的吴敬梓选择了“治经”作为人生立命处,这是对吴氏家族治经传统的继承与回归,也是蜿蜒半生,他对“士人”形象的主动回归。

重视治经,吴敬梓并非个例,在他的交友圈中,程廷祚尤具代表性。

程廷祚在早期给程晋芳的信中这样说道:“足下春秋鼎盛,亦负过人之才,高世之志,而好独在诗,将来何患不至李、杜?……伏愿以太白之浮云富贵,子美之许身稷契者,而大肆于古人之学。”^{[5]228-229}他认为“六经者,日月之光,山海之藏,窥之不能尽,用之不能竭,千古之德业,未有不基于是者也。基于是则内可以圣,外可以王,其取效也宏,其收名也远,视斗酒百篇与捻断数茎须,其所造之大小轻重,当必有能辨之者”^{[5]229}。这里的看法已经是诗不如经。

在后来的信件中,程廷祚力陈治经的重要性,认为经学才是众学之本:“窃谓儒者之业以希圣希贤为本,欲求进于是,为穷经近之,此经学所以为众学之本也。……下此,则记诵词章之学,末矣。”^{[5]220}这里将经、史、词章的轻重高下区分开来。

与程廷祚所言相近,吴敬梓在《尚书私学序》中写道:“夫圣人之经,犹天有日月也。日月照临之下,四时往来,万物化育,各随其形之所附,光华发越,莫不日新月异。学者心思细绎,义理无穷,经学亦日为阐明。”“经”的地位已经等同日月。他接着说道:“他若辨九族,辨五事,因梦与卜以破后世鬼神荒诞之见,皆足以补注疏所未备,固非词章之士所可及。”^{[1]418}即专注词章之士远不及治经之士。

吴敬梓重视治经,除了乾嘉时期的时代浪潮影响外,还离不开他对当时学术生态的敏锐把握与批判,以及吴氏家族的经学传统。

乾隆十三年(1748年),吴敬梓为友人宁楷作《修洁堂集略序》:“仆也久荒学殖,兼乏友声……《大雅》云亡,百身何赎;古人不作,七圣迷途。”^{[1]411}此后他为江昱所写的《尚书私学序》中又称:“敬梓自维学殖荒落,顷始有志《三百篇》。群言泛滥,靡所指归,况在诸经,尤为翳昧。”^{[1]417}指出当时学风日下,风雅不存,士人尽以仕宦为己任,追求虚名而无实才。在《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中,迟衡山与杜少卿闲话道:“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2]688}第四十九回中,武正字称:“提起《毛

诗》两字，越发可笑了。近来这些做举业的，泥定了朱注，越讲越不明白。四五年前，天长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诗说》，引了些汉儒的说话，朋友们就都当作新闻。可见学问两个字，如今是不必讲的了！”^{[2]850} 吴敬梓一方面批判八股取士造成的学殖荒疏，士人不学无术、满怀利欲的学风，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强调治学的重要性，他将治经作为厚植学术、匡正学风的手段，《诗说》正是他在治学方面最大的成就。

从明清《全椒县志》中可以看到，吴氏家族历来重视治经，如吴沛著《诗经心解》、吴国鼎作《诗经讲义》、吴国缙撰《诗韵正》等，这正是家族世代研治《诗经》的明证。

吴敬梓晚年治经，不等于他治经始于晚年。沈大成在《全椒吴徵君诗集序》中称吴敬梓：“少治《毛诗》，于郑氏、孔氏之笺疏，朱子之《集传》，以及宋、元、明诸儒之绪论，莫不抉其奥，解其症结，猎其菁英。”^{[1]619-620} 蒋宗海《吴文木〈诗说〉序》称：“程舍人鱼门言先生作《诗说》时，尝主其家，忽夜悟《凯风》诗旨，即援笔书之，亟呼鱼门共质，因与剧论达旦。”^{[1]623} 吴敬梓自幼涉猎群经，而后人生数十年里，一直在研究《诗经》，只是早期的吴敬梓致力科举，“治经”并非第一要务。撰写《儒林外史》期间，吴敬梓已经有意识地整理自己关于《诗经》的研究见解，并将之应用到《儒林外史》写作中，借杜少卿之口表达自己的看法。

晚年的吴敬梓专注治经，但吴烺授官之事又为其带来人生另一种层面上的圆满。江昱《访吴敏轩留饮醉中作》写道：“功名早已付稚子，昨岁蒙恩赐中翰。闾里骇汗封秩荣，犹急朝饥一簞饭。”^{[4]20} 由于吴烺的授官，吴敬梓被“敕封文林郎内阁中书”，尽管只是个虚衔，官职也非吴敬梓自己科考入仕所得，但对于一生

未能入仕、穷愁两不堪的吴敬梓来说，也是另一种回归与圆满。

四、结语

受家承的影响，吴敬梓原是科举的参与者，随着礼教家族的崩解与科场的受挫，他主动成为“却聘者”，自觉转向为科举制度的深刻批判者。在经历了时文、诗文和小说等创作阶段后，吴敬梓选择将“治经”作为安身立命处，这是因为出身奉儒守业的举业世家，是不能止于辞章之学的，涵养器识，事功游艺，在“立德”的统摄下实现“立功”“立言”，完成“三不朽”事业才是士人的精神追求。只是吴敬梓退而求其次的“立言”选择——“小说”《儒林外史》光芒太大，使他不得被“小说家”的身份裹挟而行。读者听到了他隐匿在小说中的呐喊，让他在数百年后获得了盛誉，后世的认可与回响，已然达成了他立言传世的精神夙愿。如果在时代的浪潮中，“小说”的地位再高一些，或许程晋芳的那句诗就要改成“吾为斯人喜，能以稗说传”了。

参考文献：

- [1] 吴敬梓.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 [M]. 李汉秋, 项东昇,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2] 吴敬梓. 儒林外史汇校汇评 [M]. 李汉秋, 辑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
- [3] 吴沛. 西墅草堂遗集: 卷一 [M]. 清刻本. 吴国对, 1673(康熙十二年).
- [4] 李汉秋. 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 [5] 程廷祚. 青溪集 [M]. 宋效永, 校点. 合肥: 黄山书社, 2014.

(责任编辑 聂根兰)

(上接第35页)

- [7] 谷树忠, 胡咏君, 周洪. 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路径 [J]. 资源科学, 2013, 35(1): 2-13.
- [8] 李思齐, 郇庆治.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旨归与前景展望 [J]. 人民论坛, 2024(19): 87-89.
- [9] 邬晓燕. 数字化赋能生态文明转型的难题与路径 [J]. 人民论坛, 2022(6): 60-62.
- [10] 徐晓风, 刘海涛. 乡村振兴视域下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J]. 学习与探索, 2024(2): 122-126.
- [11] 朱成全, 蒋北. 基于HDI的生态文明指标的理论构建和实证检验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9, 25(8): 114-118.
- [12] 王一超, 朱璐平, 周丽旋, 等. 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与展望 [J]. 环境保护, 2023, 51(7): 53-58.
- [13] 陈雷, 王延章. 基于熵权系数与TOPSIS集成评价决策方法的研究 [J]. 控制与决策, 2003(4): 456-459.

- [14] 杨喜, 汪思辰. 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5, 34(4): 721-733.
- [15] TOBLER W R. A computer movie simulating urban growth in the Detroit region [J]. *Economic Geography*, 1970, 46(1): 234-240.
- [16] Anselm L.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 [J].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95, 27(2): 93-115.
- [17]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安庆市反馈督察情况 [EB/OL]. (2024-10-10) [2024-12-20]. <https://sthjt.ah.gov.cn/hbzx/gzdt/stdt/122527601.html>.
- [18]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黄山市反馈督察情况 [EB/OL]. (2024-10-15) [2024-12-20]. <https://sthjt.ah.gov.cn/hbzx/gzdt/stdt/122534631.html>.

(责任编辑 汪继友)